

水心先生文集

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前集

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宣教即夏君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太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羸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爲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

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
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
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准其下雖多猶少雖
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
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
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
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
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
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
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
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
少所拘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

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
葬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
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
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贏十
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
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
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
鴈行立比三年為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
皆謂文過其師矣 孝宗親策將為上首公乃言
陛下始即位冀太平旦暮至也柰何今十年愈益壞

乎語詩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
譽苟容而張說煖子預兵柄有許史丁傳之漸

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
蓋順導婉達由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
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 孝宗遽
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恭政 奏孟子云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
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勅令所刪定官對語
如策 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
後知上不以言啓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
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爲其傳
士久乃爲太學博士召試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

討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帶館下議進權公歎爲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迂

孝宗罷再主冲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召爲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尚梗塞正路公一掃絕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趙師弄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弄之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稟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弄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宮知建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刑喜

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許公
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恃
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截新會子按不如今者
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
不許第多其允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
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
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
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南七月二日薨
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今碩人鄭氏子曰籥承奉郎
仙居丞為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浮梁簿策捕致
仕官曰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
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于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

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悠悠碌碌之論節
減與民無奇苛恠恠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
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
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
冉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
深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歛目取民困兵
驕所以致患之由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
正閏恬其仇我僥焉並立甚至以爲戎狄之德黎民
懷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初我幣
已入值虜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恟
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爲尚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
詔與虜絕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曉衆志

公汲引而材謀奮審懷附而南北親條序簡捷主旨
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
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
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
炫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最温厚亦不自矜貴
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
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
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疑重危
坐竟曰或不通一詞龍密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
極論往往擊括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
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
吾道一爾矣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啓

縱闔援今證古釐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
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
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
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并記
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奚其禦焉
蔡公直方不習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
嗟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
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
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奩
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琰其版金滕其匱雖貴有已
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彥俛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侯叔襲爲曾祖
直祕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
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
睨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
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
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楊州司戶有告主
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涕淚滿頤請
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
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懼言某
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
宜與縣以牧馬券料爲負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
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傲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

通禁預借百年弊事絕矣知於潛縣大胥結臺省吏
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未減即力
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區水數敗
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
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
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
山澤通細徼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
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
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
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
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
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

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
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
由是既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
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柳桂陽公曰徭昔自
相讐而鬪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管
元戎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
憂也若密間巧說陰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
則還自相讎而滅亦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
直祕閣考功卽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
賣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
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
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

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
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
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
行之備其求費曰興賢在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虞
漏穴朝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比
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
免湖藉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
角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冪其首刎兩
足號於衆曰此劫菱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
如此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
不樂居中暫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
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

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
然意益不樂復未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
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
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
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即監徽州酒稅宛
夫迪功即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温州司力崇夫與
爲伯晟後者從事即真州錄事叅軍師雲葬公於武
康縣上栢山壻曰宣教即知楊子縣曾黯尼曰悟空
大師孫時泰將仕即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
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所削奉母孝
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
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

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常惟
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
不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求夕而已若夫趣辨
救過而以不足日爲歎接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爲感
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
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
反本而民譽之以手扣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爲能趙侯儼儼
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
恩涵澤濡在越 尤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
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銘是

揭嘉定十二年八月 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疾生訓之知永豐縣有
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 孟太后幸江西衛卒
反攻縣與賊鬪而死贈直秘閣邑人哀之廟祀至今
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櫛字文長乾
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
故事禱雨感服須公公不往曰損斂已責古人所以
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爲罷催雨尋樹足改建康
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爲桑既稅之桑爲絲
絲爲帛又皆稅之帛爲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
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公者輒
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鄭尚書僑薦福建運司幹官

諸縣欠賑鹽本錢數千萬般賣零落令佐積窮餒公
請於長一棄除之舉負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
安去卒待滿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
餓死待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為五等戶代
輸由是擢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
門公歎曰諸人今枉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添差通
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
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為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訂
州嫉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板置庸不肖中是
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母得與凡流雜葉八
子千人聚汀頓間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授巡
尉悉捕賊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幕屬

幸日月盡遣還本舉潯守廖德明廉守劉炳顯於朝
設抵當庫廩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
湖南北助歲用或賜封樁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
鬻鹽利十分奉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溝司常取其八
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
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
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
即除公運判以憂歸侂胄死召爲戶部郎樞密院檢
詳文字朝論謂公材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
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卿修撰右文殿知
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戶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
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

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
在固辭未聽女真寇邊軍書日數十警慨然曰國有
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
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
將增隍爲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
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
一月丙申子迪功即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即監臨
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
富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
難後獲貴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爲身否泰以善
人進退用捨爲己憂樂侂冑始得志鬱挫天下士使
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喫針處耶稍收拾錄

寸與之士甘其晚悟未深慮也侂冑既亟敗忌者反
指爲黨疑似鋤剝不少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廢
終用兵端斤苟欲錮士何患無名而益交之類絕矣
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寃甚而謗不息非士之
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
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
史也故又懇激爲同舍言毋曠素業墮舊典而公自
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
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
膏地甚虛籍爲大蠹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覈隱
糧刺鏃大將專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
逸七馬倒斃皆即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輒詰問

或傳軍中狼顧離立疾語公曰此時主帥不便爾士
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贏三萬減錢百萬
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
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豪
者必外爲苛歛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
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
賢豈非吉人盛德哉然是人也於世務常多闕短而
精通流連者挾已長以玩物矣若夫兢兢於道德之
意而亶亶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
中行宋億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
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
之先文名胡也鄭名鄒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

者未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海可
算深黼黻爲章宮徵成音經綜締錯其行欽欽中全
一剛以折百壬有畫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
月 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祥之女材任家事偶于
三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未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
滿廊戶烹菘攬糜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
鬻假稱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
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
顧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
日卒年四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

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善
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
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
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
擇以羹以道成士之德棄我頃畚追彼石弓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
贛縣西尉父喪免筆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
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
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
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
理壻曰鍾如阜孫銓李燾胡焯周約禮未嫁者一女

孫曰侶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不及其羣祖官
相接至州倅縣宰旁身比院策名數十號一州聞姓
而曾祖衡祖章父襲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
任爲已責他日主司標其文壁間考同列曰此當一
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則公之凡濬也既上省復當
一經首士由此屈羅氏嶺外荒貊吏用法忽恣有私
假他印文得賅者守欲以偽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
於法欺騙爾入重柰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即司法至
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
昌察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
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
監司愛其語撲歎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不倚援

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聚聲恰色温必伸
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
然公常無久任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
大理丞評將没入之為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柳
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柳山阻水涸斛米尺絹皆
自齎詣郡公憐之為代輸直數萬廢求豐銀坑還社
倉於民其在袁州開禧兵役猝起方取常平啖邊軍
廣和糴以續饋輓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
上言袁無藏粟俵戶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
用贏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
善政為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
龕貯像奚為又嘗自詠曰撫摩二字圭三復公直一

心衡不欺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
爲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
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纜勝二十斛青衫
手板外無餘裝余固歎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
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史顧失笑而公齊比欵
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
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
公掌國子余適來爲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
柳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陰無降也
今老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
夫振三世之幽緒跨一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善士傾
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况晟請之勤

耶銘曰以身爲旌以宗爲成以法爲平以民爲生進
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
春堅冰姑蘇之高天池之清舊游雨散新壟雲橫孰
憐我衰尚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咸騎數出支坐
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
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妣早喪祖曰家事惟女
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爲
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聽業
益進矣然而伯叔娣姒各有承稟不目已出也故爲
婦而順諸子方彗抱所習經肯口授不以煩師其從

師質訊反復曰某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
惰賴以有立故爲母智而明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
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
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
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
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
肖孤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
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茵也一餉之祿稊末也於吾
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
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淚之
橫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無力
衆善篤孝至者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識

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
友矣異術而用材異用而同方并毓其源而疏之曷
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
邃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邃其末
銘曰 塋也久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祕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榘字木叔故順州王民石敬瑭叛賄其地於伙
遷永嘉亭山為温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
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
總兩縣賦奉空朝廷語擊場
屋人謂必與王氏矣覽以春
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 孝宗疑諸州上
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
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偏重

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
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九議滲
漏者皆免移台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
弟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
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鞠奴款定泗
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矣彭遂
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稅帛
一分一尺米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
矣况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
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
而出頑鄉遠逋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焉知
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歛最厚民最薄鑿山壘畝乾瘠

大半公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塢六浚舊陂百頃
歲得羨熟無以早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
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
䟽治填淤久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
餘里漕輓通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爲陰廡
榷屋塑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
其像病良已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
茶鹽開禧之役泐江上下警備洶洶置池州不問公時
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籃卦住此累年矣近孟
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謂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
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始悟其謀也且虜何畏
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

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尤穿穴者深
其壕水環之抽裏兵守江岸辟劉積中副總管委以
軍政池人少安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
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
立罷主冲佑觀知袁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
贛人在元祐黨平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
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
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
桑多者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
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
保伍須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
者新進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冲

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推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
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
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
十五十一月葬于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熾
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煥將仕郎曰熊塔曰承事郎
知宜興縣戴桶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
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崇虛譽位置處崖
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
見屈過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守貴人也
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拒啜
茗清坐終無所言在禮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
而後遷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今其止是乎鄧友龍

勸北伐祈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
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
愠曰公壹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
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衢信道中不絕至
無搭夫可崔公歸未煖席即奏言權利所趨如商在
鼎朶願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既多復怨必甚秦確新
州可爲求鑿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
也初尤尚書表知台州公爲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叅
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郡人石藝逸民應怨林憲之流
皆褻焉頗依 友朋箴切不隨吏文督追名一時勝
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淳行尤慕公嘗
笏履到門公亦爲折屐傾盡錢公既相用常法叙進

公亦用常禮旅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
享錢甚媮忌者因倚公以撼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
本以能薄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
何尸此位爲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
公四調官方脫侍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已
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民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
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推從公至耄歲月相
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
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 王先朝方棄地南徂公雖
南產繫北之餘忠爲幹骸義爲肝脾彼夸者子膚革
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情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
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游

岷淵人歟忽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爲郭氏輕言道德又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兄最有力四方豪俊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譏論激奔迸迷匿苟脫譏謗同時爲精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束書教蕩自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紬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怠則效固從之矣然則戴翼於光顯之時接扶於微歆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毀而好以重幣徇州閭

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斯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
材用既習熟師友大指芒銳銷盡不復伸吐勘古餘
日小緣陂塘踈看竹樹阻曲薄粗蔽映爾然余卧病
不出十餘年聞君管押三江袋鹽監穿山破鹽場盱
眙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泰州支鹽倉車輅院烏
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濕益夫
竈叟爾汝詬病其弊事千蠹百穴君著爲條式使後
有矩象城盱眙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沒險遠君浚行
葉池銅山嶮披剔暗井水泉充溢尤爲人所稱惜其
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
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
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柰何晚歲隳落留留塵埃中

豈若岸巾南堂雲卧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彬爲弟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字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楷等之責也銘曰
殺也管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歆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仍其昆其學惟實不惟其父

竹州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通朋字叔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中進士上書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亦有材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爲

時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
子曰攬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溫之子大本爲子一
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
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鎬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居
南塘山易材海易漁田易稼聚族數十富樂累世自
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尤爲邑里所敬有
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爲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
有大圖正直門處族人不取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圍
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
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
必勝已文記詩歌務爲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性
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已痛疾救之不

暇喘馱宿者與廬露殞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
施亦狹而心無不至也歿既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
不自禁余既聞二載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
爲善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爲少也然則君之
得傳豈偶然哉銘曰 象物之潔以竹自環洲縈者
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脩竹茂林千載猶
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顯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
永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
以銘其壙者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
壙闕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顯叟曾祖某

祖某世籍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
清之間路不埃壤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
大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率恕以卑遜諂其材力時
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强黨破散陰類消伏
衆皆推君爲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
亦莫有指其過温之士幾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
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
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
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
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凶穢有闕征歛有損
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既不幸不得見
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

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并未適也孫曰安娘履常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入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由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上書陳九事女真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有屬高宗即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幸揚州御營使辟換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

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
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讒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
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
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讒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
貴素善公事常咨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
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
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
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揆伴虜使完顏彙
於是始揖暈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口宣
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
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
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裔

語微及公即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
玉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
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興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于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
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
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
會稽縣五雲鄉之何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
官公孝友賓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
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
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
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齋肅不敢踰越也論王
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處仁

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宣和致亂靖康弊
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
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危今一
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
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
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爲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
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戶萬九千
其九家自爲守萬取千人爲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
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
廊頭子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
計甚緩經制愈急善良窮蹙姦猾怨憤倉猾之變何
必唐建中哉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

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迭重任士徒步技引翕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頤者所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虜人皆曰請立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卿者檜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上曰然則

趙鼎也檜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矣夫同在廊廟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踈遠也而責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頤而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察持其家傳泣曰善實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無私子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溯風而上征兮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爲銘若夫陽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厚也公爲厚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東山之久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譽慕兮百共繇之惡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實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

依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源繡裳蕭
蕭白壁沉沉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
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夫夫同至順而弗能其後十年之效公其效也
前鼎之合則游不味所出而泰與世類之效不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前集

夫人王氏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夫人臨海王氏嫁為朝奉郎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謫汝訃汝諱汝詒汝詒汝繼善勝後女四壻曰奉議郎龍遊知縣潘自牧進士黃鎮承務郎監隆興府苗米倉吳彌昭奉議郎太社令王夢龍孫崇豫成忠郎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崇龔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怠與校書郎王衢名義相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求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扶持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

泊累載欲常候毋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遨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聞履聲各以孝敬分職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實師必於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謔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謔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讒逐趙丞相二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杭山中居無廬食

無田爰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罄竭辛苦
淡薄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談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
温州汝謫寺丞使數路汝訃汝諱改官知連江泰寧
縣祥委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爲諸
子恨而尤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
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
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微後顯夫理必復如霜露零
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
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爲
子婦道說常曰始吾爲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丈
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
父實南士家垂範
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家於趙宗人無間言女淑在

閨男秀盈門雲雷方屯失七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
爛彌高極深一緩萬尋益培後昆尚單厥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成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
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入字却
馬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沉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
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
諫 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識君父兄住子
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召試命文漂
疾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已大怒遂以四通非
近法罷鹽司再薦即日復召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
累累不已韓侂胄方擅事尤忌君故為軟語逗歲月

君寤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溟滓風波間余為
奏投廉靖處士侂冑猶斬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絕
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瑰竒卓
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為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
始廢章厚又廢侂冑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
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為應科者地哉柰何後
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答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
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受擯又其所謂不通者
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
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群誚聚毀
如詰影幻而君以慣暇逢倉猝整習遇草野厭冠而
返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

巖下涓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穎脫固宜
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余所
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
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象國子
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夭女曰眞嫁廣濟知縣
盧樵曰昇嫁監臨安府都作院夏似孫孫男伯祥孫
女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
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
礴氤氳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
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疾

告密威脇吏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鞠於臨安公偶懾
錄參亟閉獄戶邏者求入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
既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
即坐譴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
明豈重邏輕尹哉小人姦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
意上駭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
預政矣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冑民田訟屢改監
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
出改官奏為勸留者公曰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
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
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太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
蹟八年外賢材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

淮東鹽淮西運判入卽倉部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
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喪億萬浮細失什伯且亂公
番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
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
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
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留正棄卽亡國命如髮
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 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
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
節佛薈黥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
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
固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絀道學而
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愿不心與也

伎者已怨相與擊逐喜曰道學散群矣 趙丞相特

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伎者

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謗成

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趙學結局矣九經趙公識面

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道學於公塗間巷揖無及

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

色抗辭殄行讒說猶勢蟲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

冲然無去來而為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為言

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

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

前語掉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

之更賣田起宅數間而已再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

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
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為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
元鄉舉噓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歿合于墓子曰綸
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曰愨曰
愈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既於趙公備褒卹之禮謚
曰忠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謚肅簡焉公義順
而理和填唱堯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
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
明也古今歎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
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
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
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猜防收攬雖幹官亦

親擢

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

輔相不和也大將宿衛當清苦孤立全黨援封殖大
殘也閹倭給使當沉伏奔走今名聞鼎貴大賊也騎
准常作過扞邊何有而長此隳信誓武舉試七書韜
畧安在而重此輕儒臣箴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
子故淹緩晷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
恢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四十餘千秋苗
斛兩大碩秣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
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為博士為寺丞
為編修官為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讎
也氣恭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
其上不為執政大臣其次不為諫官御史材非果難

也銘曰 超天門之業我兮衆外逐而俯護奚夫子
之並登兮獨內秉而塞淵建驚世之華旗兮載駸俗
之高軒遏讒慝之橫潰兮扶忠良之院艱訊曰山浮
蒼兮水涵清深復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宋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
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
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
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為聞家然皆由君教也授
漳浦主簿文牘間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
民為刼冒賞獄上矣君覆而寬之一食頃放散數十
人傳聲催呼徹於比郡州使行視四縣盡荒遠不到

地龍巖瘴毒深厚號烏脚溪者左足未投右脛已駢
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流
搗灣同巡檢輕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
首二割賊無遺發寄納倉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
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
屈前守材其爲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
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
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渚浦夫人王
氏子曰顥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太學博士君
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
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歎曰異日主簿有酒
常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

大人咄撻不我恕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我
好伏事牢拾鉢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
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
情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閱視宇宙隘
回慮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間活人烏脚溪
殺賊流鵝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
六月日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七世祖德昭太祖子也王於燕曾孫世恬四世孫令
峻師友皆名士雖秉旄節恭約如寒人六世和州防
禦使伯驪 高宗在國邸游最舊中興父乃召歸居
禁中卜椽堂以文藝侍左右生公名師異字從善補

平江府司戶兩浙轉運司屬官中淳熙二年進士第
薦授司農簿大理丞遷正將作少監兼戶部金部郎
孝宗念公族家故人子贍智蚤立異顧待屢奏事殿
上漏常下數刻所論意合無不肯可言左右曹度支
金倉各掌邦賦名類析裂每有會計徧走五司文籍
複重吏出沒爲姦利不便請立總計司併錢物一之
弊可絕 上大喜亟命操筆者前甫離御榻已批外
行矣執政迎勞驚曰何速也防禦喪免於時廬陵名
難治前守比不勝任選知吉州治有餘益施與減征
商十三四減苗耗十五六屬縣解板帳量留之窮鄉
不幸病死為給費民感其意即城隍敞大堂分建十
一祠祝嘏薦獻如神明焉鑄錢以貫數積 三十萬

復選都大提點取銅廊場鑛再變而成宿逋歲課俱足贏銅錢數萬鈞著寶司撮要五卷上尤喜召為戶部郎官出淮東總領 光宗立進太府少卿奏宜令成閔皇甫侗入宿衛問中原形勢方蒐陳雜役佐正兵厚立賞格激其退惰技偏將董世雄馮琪莊松等三十餘人事頗有緒會修楚州城多異議移江西提刑不就提舉雲臺觀知秀州未行改淮南運判私鐵錢聚淮東數百萬掩遏鹽利八州閉肆逾月樵蘇路阻公亟出令恣民挾私錢交市如其故請於朝用度僧牒官會椿積米收而鋤截之盡乃止又請造交子行於江南諸州稍流通官錢第功直秘閣鹽場官有贓負既劾治反為所陷罷除太府少卿准西紹領軍

人被差孽生券不削本俸自公始游士乞索不厭毀
矩公復罷提舉雲臺觀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以
司農卿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爲真仍兼臨安齊國
夫人疾病待制華文閣知鎮仁府辭提舉興國宮釋
服知揚州陞龍圖閣賜正透犀以帶在揚三年入權
工部尚書尋權戶部既而落權皆兼臨安府兩繫增
劇閑整如平日人服其難時嘉泰未開禧初也韓侂
胄將北伐密謀累歲有聞不敢問問或不敢答公還
自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蔡謨之憂
爲憂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
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故雖以二難倚
公而不能留也明年皇甫斌敗郭倬李爽潰退江淮

處戒嚴公由紹興府廬州再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
募京畿將兵三千人衣製等仗皆如大軍蔽浙江而
營以壯軍容對人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冑
愈怨譎者謂其崇飾小信大聲疾呼自是與公絕矣
又明年侂冑死起知京口麥折價無過斛二百琢石
示永利除寶謨閣學士知江陵府制置京湖辭未聽
給舍不悅改直學士提舉萬壽宮三爲工部尚書知
臨安府力辭學士院無荅詔亦止俄復以夏官兼爲
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度情匿姦懸見立剖粹需冗
求趣具曲應巷夫街叟夸贊相續皆曰長安門戶百
萬若趙尚書親履其家我曾情僞如山海非趙尹豈
能徧識至今其論猶然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

氏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倣王化所以自
京師始也周人合公卿大夫之賢通治六鄉信厚馴
美橫猾消伏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夫王畿固天子之所自治也漢以來獨任京兆尹
彼名豪巨俠蹙奪貧細所在市滿非設方略廣耳目
何以迹捕不嚴擊斷敢誅殺豈爲哀止哉然而智進
則德退術勝則道微用之殊方流品亦異故蕭望之
嫌張敞材輕非師傳之器公乘與訟王尊功伐前所
未有名將不及毀譽之不同若此亦各以其所試言
之也公奏 陛下始緣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
今雖楮稍重而賤之源猶在糴漸平而貴之根自若
懼終不足寄委 上不能奪解府事兼詳定勅令連

自乞退十餘疏言者因曰可許矣遂歸吳凡五年然後以寶謨閣學士提舉萬壽宮提舉之二年嘉定十年也其二月初八薨于私第年七十初秦國夫人生公而終憶念至老常涕泣奉齊國孝敬公休私供清早深暮無不在側飲食寒暖必營護與弟師弁篤愛終始有無多少必均壹遺命善事叔父如吾在時淑人蔡氏先公卒于希蒼某官保義郎希虞早卒希祐某官二壻楊訓某官詹人氏某官孫曰添孫某官曰桂老某官孫壻曰莫幼成某官四月庚午葬吳縣長洲鄉鹿山余與公同淮漕同總領希蒼再從余金陵自公歿即遣客候余閱數年不倦余欲附公於敬尊之次而本朝憲令平無前世輕重之患錢塘民俗愿

無京兆悍強之習然則公之材智容有不盡施者也
銘曰 公遇 孝宗冠柝方初策畫雲興母疾少徐
自浙北南暨淮東西衆大之居獨以能推有漸晨扈
有赫冬卿八座尚書五繇尹升北伐大議爲時力爭
誰云觸忤籍甚其名材品素分物論先且豈如王尊
歛毀忽譽毀勿與門譽勿與鄰惟孝及友燕爾後人
嘉定十三年九月 日

長潭王氏墓誌銘

承奉郎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
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爲
剡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隋剡縣戶
曹元顓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戶曹葬

於剡剡之南胡塍官塘西上金西北小道數十百里
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
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隋而蕃矣承命每
獨念曰祥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始之姓導悅以下審
超孫顓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
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
甚急者方臘叛祖徽死之父迪功卽迴哀痛沉劇未
暇及生理君幼尚束髮卽能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
累挾以致深廣迪功嘆曰吾家命脉也非此兒不興
矣族人長者加敬愛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
然君常不自喜曰柰何以近利傷遠成其恭孝和敏
先人後已通有共無出於天性竒書善本輒貴售屬

其子必於清論聞流意未嘗不在譜牒間也已而夢
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衫手板
便扶起否後知龍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
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御
史入宗寺爲卿直中秘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
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
阮遙集葬發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胄耶時遠
則念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
君聰朗開達上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
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
月丙申柩葬彩烟鄉山曰鼇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
夢龍夢良夢錫堦曰史必端夢庚夢良皆已卒女亦

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命寶復還夢錫持表賀授迪
功郎麗水縣主簿孫男女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
而史稱悅子混混子嘏嘏子恢譜乃言嘏子偃無恢
者誤也然邵之子名恢而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
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
九十餘年導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
也惟杜氏葬長潭方曹葬刻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
而銘之銘曰山回水復昔誰爰宅晉相梁鄉蕃衍千
百有篤王公追念世德勿爲崛起不如繼興仆壠摧
丘淑綬影纓我能新之賁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十月己酉葬會昌鄉蜀里北
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
及徽州黥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雁太學鋒銳
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
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
京口置公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
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諸將兵而名士
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
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
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
奏顯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摹以賜群臣諸生示
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

乎小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
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
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爲詔獄公論斐
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
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
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
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隨宜增損裕養民力其
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鑄之徧下州
縣使百姓戶曉而劾其稽違者由是上益以公爲知
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神班趙轍憑寵
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
類皆竦人知畏矣愈竒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

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
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偏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
或參知已遂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
造前傾接俞拂旋首下歎目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
間喻意相縻歲餘未有以逞公顧檜忤忍欲有所建
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得間則嘆息曰此豈伴食處
哉及賜檜犀帶忽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
密檜慙然曰上果享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曰吾
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辛亥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
上雅知公爲檜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
在不取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廉儉至骨
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反燃代幣政以慈愛爲主

勸兩訟勿爭詞致覈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嘗
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
曰爲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
士 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
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
薙焚沃不營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
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
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
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
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
黥縣家道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冠退邑落
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

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素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
氏延康郡速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
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
都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又清江丞孫十一
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
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處義方義實義善
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顛縣丞統通判楚
州絃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續知永興縣緞
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
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
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我何
敢求贏故市糴常平繫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

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
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太史公所謂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
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
獨我偃我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
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群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
明惟兩聖人深照厥成始黜終復生寃死荼墳彼比
疋其下靡刻蜀笋仍存翁仲猶默碑銘新特綱也念
德碑堅有泐銘堅無感十二月 日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離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

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求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叅政葵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叅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倖臣耻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爲恠狂前此鄉人爲讎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羨歲中蓋村俚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
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
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
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
寃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
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
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
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
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
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
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
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慍

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
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
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綱
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
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
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
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
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
還朝 光宗曰 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
謝臣已累 壽皇不敢復累 陛下固請知信州復
召以正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
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

嗜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
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繫諸夏合南北固不與
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
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
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
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
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
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勇
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由知之余固
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
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
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間若夫疾呼而後求

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
公之自處余則有感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抑骨筆研
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
髣髴貌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
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
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
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
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
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
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
哦彼忝離孰
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師點引疾辭位逃寵
畏盈敷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蹙眉請間諭公曰卿輔
朕事已有緒柰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出六和
塔俟命上不得已以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
州提舉洞霄宮 光宗由禪詔曰卿冲人舊學也何
以啓告朕公即疏言今民貧兵餒將愚而敵詐虜懼
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疎厲而 陛下
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
達寬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熙三年二
月乙未薨于豫章年六十九口自為表謝略曰念民
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
上覽奏悲惻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

塘山提卒福建市舶檣來曰先人蒙國大恩贈死卹
孤一用舊禮階崇二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
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
下治安天子恭已群臣遵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
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將
行禘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
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踈廣受無以尚之夫耽
位敗高節懷祿失令名然則縻於進者非公之志而
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
人三世褒叙安與少保舜則太傅實太師紹興二十
七年太子上舍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王樞
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

無考任而躡筆選懼為僥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
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
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非欲久也 陛下發憤
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載而後和可成然猶未
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
堅而和可久矣故終 孝宗世以和為形以備為實
虜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
郎兼吳益王教授國史編修官又言法為天下信事
為天下功臣下手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覈而遽從
已變端復暫立忽廢此功信所以隳國權所以去也
又言治盜賊當委牧守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
行公起疎外論建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湊的深中

利害雖老於臺閣不能及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

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今日用

人未有毫髮効驟遷輕改視職守如流上羨其意

曰卿謙退靖重除祕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祕書

少監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

制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爲二兼

焉在後省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

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薦賊敗不可收叙宋鈞

罷黜不可真俸郭倪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

贊而明州民汪伋獻箱萬餘助賑卹戶部謂不應賞

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真班定典

儀以虜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爲屢請

不改白其相曰南大使不肯動王子竟徙他班虜相
與愕顧歎伏公初見上固默許任屬及請乞戶四
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
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爲愈用愈
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專對有守益
嗟異如祀以備顧問輦由側升上念公魁傳使陟
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
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
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
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
宰相奏事矣暑噤不一語朕圖回天下日周徧常再

三卿盡言若此真慰朕懷也公益感勵奮發以薄聚
歛厚捨施為已任大閔出內藏錢激犒而除其窳名
為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
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建白戶
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畫降公力
辨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護善良監訴材傑舒技
淹滯 上常目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
自以為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
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內
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即墓廬以宿喪太師
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裨窮乏有
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已約而裕不鳴

善以收譽不銜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
節也枉道于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栝上舍甲科
福建帥司幹官栝通判福州械栝通判沅州栝通判
撫州壻劉伋知南劔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栝栝伋
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汶監蘄口鎮沭
承務郎江陵縣主簿浚承務郎沈瑞安縣尉洽將仕
郎瀆登仕郎而洙浚亦已卒曾孫鑒鏹雄峴童小大
餘未名而鏹雄皆將仕郎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
所急能因時正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
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
權實兼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偏廣而不緩至於科舉
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修者欲詔州郡特舉

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
遂相哉銘曰

迪惟阜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
推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良文獻舉之貨財與之
恭道并包勿猜沮之嚴嚴朝謨虛已以咨令如雷風
鼓舞四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
同運祈歸故國草木華潤世躋其退有考其進公既
返正帝亦禫止古稱明良母或遠止幽堂久寂遺耀
未紀君臣之逢以播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 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前集

宋廢父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宋駒字廢父自宣獻公微事見其父峽州誌時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徒默視危拱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君固未信質於余余爲言學之本統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忽昂然負載如萬斛舟如食九奏大牢先設而醯醬不遺如賜大宅百室皆備從門而入也識益增智愈長千歲前成敗是非之跡糾結者條理鬱闇者昭灼破竹迎判乎伐柯睨遠乎常掩卷歎曰世孰能爲我師家居或盡一史露抄雪纂踰月不出門野宿或專一經山吟水誦蕪句不返舍每與余言自謂樂甚非人所知具其趨捨不同流知

奚用爲蓋余友如君比不過數人爾數年間相繼死
悲夫無以寄余老矣君歿嘉定十三年五月丙申年
六十二十二月己未夫人黃氏子求孫壻任獻可即
山陰縣承務卿之陳塢葬焉一女未行孫曰慧孫君
有科第四十年任徽州司戶知壽春縣其爲兩浙轉
運帳司六部架閣文字淮西總領所浙西提刑司幹
官皆不赴余嘗考次洙泗之門不學而任材者求也
遺學而求道者參也學而近於名者商也學而近於
利者師也嗚呼余無以命之矣銘曰
以爲誠好學則孔氏之所稱顏回而已以爲非好學
則天下之滔滔又将誰是咨爾後人勿怠勿止尚君
之以嘉定十四年四月一日

朝奉大夫知惠州姜公墓誌銘

君名處度字容之仕南康尉鄱陽丞知隨清沅二縣
通判南雄州守惠州而卒紹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年立十六三年正月辛酉祔于臨海西溪東奧山君
在南康屢縛巨寇不自言功監司異之名由此起惠
州有母訟子者從容着徃中日引出與語發明慈孝
更相感動意終不置於法歸舟過其家母迎拜謝曰
兒能事我矣聞者以爲庶幾古人也特練吏術得其
隱姦如欵司善出入人罪宜同推吏厚給祿胥徒賞
產中役者當先罷而後募皆人所未知也君七子三
女而以盛強之年喪夫人龔氏閨闈素嚴戶外絕行
跡夜設燈火相對教書史課紡織皆有成立而君蕭

然一榻終死無姬媵人服其清姜氏淄州長山人也
姜齊姓也淄齊郡也田常既篡齊舊公族浮沉邑里
千餘年不再見繇稱有媯之後將育于姜竟奪而王
之豈師尚父桓公之烈而遂無傳哉君七世祖沼始
爲右贊善大夫沼子昭範經行最高弟遵被遇天聖
中至樞密副使宋丞相郊言漢以豪傑徙姜氏天水
後葉復貫淄右李翰林淑亦言由漢陽徙淄川再爲
甲姓按史漢徙齊諸田於閩中無姜氏徙者蜀姜維
唐姜謩雖出天水不載其所徙二公傳通古事其徙
天水及後世徙而復還殆必有據依而云也昭範子
從簡用副樞密任將作監主簿不肯任范文正公備
禮邀請亦不往從簡子希顏知雍丘縣希顏子筠通

判全州是爲曾祖筠子仲謙有文名著樂書百卷終
廣東運副君父詵以呂丞相頤浩世姻許秦檜運於
吳十四年高宗既歎其屈而孝宗尤器其材遂擢
工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君繼善承德宜其世家身
苦而志約事集而能顯子注知邵武軍本規矩服憲
令治行甚脩余嘗爲寮知其賢也姜氏盛矣故詩曰
必齊之姜與周並稱故傳曰雖有姬姜然自小白卒
齊無令侯故孔子謂民無得而稱焉而一惠樂高以
元沒恭非庇其宗者也然則民之去姜而歸陳豈舜
使之哉君與父祖起寂寥息歇之後貴近赫奕八世
相接皆有稱述過於先君蓋惟賢可以下失其世惟
仁可以益大其後爾方家長山時甲館上腴幾半一

縣患難漂泊旅於台州不克自返悲夫余固憂夫雲
海島嶼之間浸遠而忘則後生晚出不復知其爲齊
之妻也故詳錄之以遺注焉注長也曰郊知餘杭縣
曰却監沙市鎮曰知曰郭曰鄭皆先卒曰鄭今爲承
信郎壻曰知華亭縣陳鉤監雜賣場門趙汝鑑簽判
南康軍詹懷祖孫曰寔曰安祖和祖彌大克實彌壯
仁實彌遜智實夢實孫壻曰黃鍾承奉郎曰陳洞將
仕郎銘曰 大公表東海齊都古臨淄綿綿百世下
子孫未嘗離樞密佐 真宗侍郎貴淳熙有羨惠州
牧邁善與家宜勵我清苦志絕彼驕吝疇素風落朱
榮旅葬台之湄長山蔚故壠何時復言歸嘉定十四
年五月 日

陳處士姚夫人墓誌銘

余求近世文人可以繼元祐並稱者得陳君耆鄉既
叙而信之矣然竊怪與君壤地同鄉里接何昔未聞
而今始見也豈非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耶君倏而
不肯久乃言曰吾胄出太丘長寔從婆徒台貽範貽
序著名 神宗朝二大父并賓皆儒先生傳數十世
吾父諱曷字叔明吾母姚氏亦臨海儒家人謂嫁娶
適當也吾父之學勤矣載籍累萬數易惑難統衆所
怠忽而必盡力焉其致思深矣根萌不能達於枝葉
泓流不能復於源本則不已焉其研味外之味樂矣
竹閣之寂寥雪風之寒清不以告人而人亦莫之扣
也其藝業敏矣經義詞賦人擅其一而疎我兼其二

而工也其教人之功用捷矣皆能使明儒能使強執
者抑畫者進時吾亦旁立常曰謹識之勿情也於是
吾母以儉治貧而吾父忘其不足也以豫治粹而親
賓疑其有餘也左腕乳襟右手縫緝男以冠女以笄
而不知其生育之爲素狹也悲夫豈在人者不可期
耶春秋小比吾父無不高選而三歲薦士乃不一用
豈在天者不可期耶慶元之丁巳吾父年纔五十三
而以八月十四日卒矣子一而女四貧窶迫猝尤甚
於吾父在時於是吾母終以儉治而不使其子之無
依也終以豫治而不使其女之無歸也且吾父之訓
必曰師友於古吾母之誨必曰視汝父曾謂可獨立
特出乎士志於利家門何有不然不肖孤懼不任矣

謂不繫於家門亦非也雖然吾有憾焉父夭而母壽
幾養之有施也不幸嘉定庚午吾母五十九耳五月
之九亦不克壽是人與天果皆不可期而吾無以地
上爲也故子雖誤於論而吾一開說焉木可抱也
亦可踣也山可絙也亦可谷也惟銘罔極也所以示
家門之重而父母訓誨之流澤也子儻有意乎余既
媿其言又考其鄉大夫之狀則知叔明未艾而鄉人
固尚其德矣不獨以文稱也叔明旣亡而姚夫人固
代之教矣不獨以家能也然則所謂未聞者余寡陋
之罪爾者司馬遷班固稱述父業皆不借他手君不
自援筆而余何敢蓋叔明葬以己未八月十四日姚
夫人葬以辛未十二月庚申壻曰何章姚衍吳夢齡

耆卿從事郎教授舒州孫男女各三人銘曰
義誠之鄉戲龍之山陳氏自古族冢居間吁嗟叔明
手栽檜杉印湏室人一往不還獨遺厥子翠竹孔鸞
其文爛爛永也不刊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孟達甫墓誌銘

孟導字達甫從其兄學於余葑門幽寂紅藥被野如
菜俊流數十論難捷起良甫酬接甚簡時然後言達
父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謂良甫以道自命當爾猶
未測達甫所至余間與偶坐則縱言細民疾苦田里
愁嘆吏賢不肖無一不中側聽者皆服知其於時事
最精切也監崑山鎮金華丞幹辦浙東提舉司公事
通判臨安府整焚割蠹職務大起諸使及同僚交譽

爭薦或言資敏明弊山訟海皆究微或言性孤潔絲
覬縷謁不逮門且曰戚家后壺有人焉遂爲將作簿
軍器大理丞遷正知嚴州臨江軍每將議擇材能臣
理劇繁事未嘗不在選中然達父老退食閑居隱几
噓咭驗學有常業講德有常友以財聚爲諱以察寃
爲急詰姦無枝葉之濫得情無鈎距之巧或以爲是
大儒先生所爲非吾所謂材者故雖不在選中而卒
亦不果用也夫事雖材而後集然必撓材以赴事材
雖事而後顯然必生事以示材此常人之同患非知
道者不能免也今夫達父能養其材而不困於事因
於事而不過其材則庶幾古人之意矣在金華浚培
塘陂八百三十役夫二十萬勸相慰勉而已無朴罰

也嚴州時山潦屢浸屋極水突彘則舟楫具芟舍備
糗糧給民遷如歸忘其墊昏耶律裕治城壁於六合
軍遇新附者軍人不悅妄稱總管細作也大譟鬻食
盡招討郭倪脅裕子臣友上之六理達父曰囚筆楷
着行黏紙皆勻同此習本也果得誣枉狀韓侂胄誅
堂後官五人給舍以爲當隨坐達父承推爭曰以隨
爲權則信以隨爲反則非請先罷吏竟免死達父之
材不困於事如此會子減賤不行曰必子毋相權而
後可店鋪抑兌鹽賈料貼乃流通淺術不用也治臨
江以儉交貨燕賄皆削去通判挾所重亟沮止終不
聽曰爲之詭遇豈不能恐事過吾材爾既連黜兩州
世味益薄知南康自列親嫌不往改江陰軍未上卒

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一孟氏墓于無錫富安鄉山曰梧桐十四年四月庚申夫人丁氏子從政郎揚州錄事參軍繼勳文林郎繼勤修職郎監臨安府都稅院繼勇葬達父墓東五里幼子一孫未名初大父信安郡王父特進浮寄僑處篋無留藏客無積陳達父兄弟瘦僮羸馬僅免徒步視貴豪不萬一比余始授以齊氏治生法酸寒枯落歲糜月累然後粗立田宅畏公上尊法令里社節臘賓親邂逅恩意傾洽戒其子曰昔宣仁簡錄我先后以繼塗妙遭家多難再興宋室俯仰百年而隆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無敢齒八姓仕必由乎進學必依癯儒羸糲適口而膏粱踈毳褐附身則綺紈贅矣諸子敬奉

教從進士貢有司入孝出悌朝經暮史閭巷之間循
循焉然則孟氏方進而未已歟銘曰

以爲道耶既許其兄達父事耶亦道之行事來而理
事往而止合不傷物離不喪已世方用我謝曰不能
我所甚難功利刑名信安維墳已南無比尚其素風
梧桐之側嘉定十四年七月 日

黃觀復墓誌銘

承事即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
書名度仲子檢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
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
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應事必於法義雖
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

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導其儉久而鄉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讀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果不祥耶黃氏果不幸耶銘曰人乎觀復來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流天乎觀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但哉銘乎炯厥幽嘉定十四年十二月 日

修職郎監和劑局吳君墓誌銘

郭氏父子與於學余記述已詳同時吳君文炳學尤
壯給費廣蘭溪徐畸字叔範弓兩斛力射命中文得
歐魯筆外法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
敬事畸由此顯名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宏詞著
作卽知台州江西提刑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絮生負
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悲夫士
亦何常哉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世有能操
養士之柄而恣其衣食之求則威望自尊而士靡靡
從之何咎之有君名葵字景陽文炳長子自曾祖臻
祖泉雄於東陽君旣以學佐其父所講必儒術所行
必善意儔經彙史豪俗痛改外弟傳寅字同叔博通
古書特有隱趣君嚴奉如師遜愛如兄多出資用紀

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札匝其居數
十里養生喪死稟無留陳補歛縣西尉通山薄尉建
炎後尉無公署訪遺址發私錢更造益募兵教軍律
如素熟民逋負縲於縣廡復以私錢貸輸曰後勿爾
皆驩呼聽命攝大冶縣慕其德聲不言而化差監和
劑局歎曰吾本無進心前十年僅免盜亡匿今又十
年當嘉定丁丑七十三矣方欲辦藥良苦柰何其長
亦陰爲所親地故使食祠廟祿買孤山下將遂留
止有寒疾而歸九月某日族人並集扶床徧視曰珍
重乃瞑初君愛水白潭之原曰以是葬我後四年正
月某日竟掩棺焉娶陸氏宗氏子敬子魯子壻陳陂
陳桂曹弼湯康年鄂州教授胡似孫興慶嘉慶君之

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君能享於傳樂成其名宜銘也君好善而喜游意有不適短棹獨往一覽數州余仕江淮間君輒來握手匆匆飯數已徑去問其所爲笑而不答然則非游也其中有所存不偶於世而寄焉爾銘曰

以財活人以儒活身謂仁不富虎也妄云山樵水漁新道獵德視余此銘仁者之獲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戴佛墓誌銘

嘉定中黃巖戴木以詩集句見愛其意正留與宋居目不流眄足不窘步欽身降首惟書之徇於是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氣疾疾已復至俄又疾作芒屨夜發及門而丁歿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攝衰復

至明年猶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繁
昌鄉戴奧葬地也必得銘行矣木言人未有不漁獵
貧弱以求富強者怨謗近而易感故業不永命不長
雖暫永長衆不謂是也木之先高洵曦曾舜文及祖
秉器關市調直銖龠必平不平寧棄與里人同辭賚
重曰嘻此佛也先人繼之無故其度亦曰嘻此佛也
佛者里人尊敬之極稱也我不誑彼彼故誠我雖不
漁獵而富強之道存焉然而人力爲彼不爲此何也
族祖皇無子以木弟括爲子久矣會其親從有子先
人曰彼當立使括亟歸皇驚泣曰彼讎也委吾財於
壑焉用盡立賣契以畀我先人不聽皇竟自費之十
一付其讎示不絕而已從父澹病且死子始一歲歎

曰託孤幼莫如吾兄華父華父先人字也舉家貲半
請弟相爲之子先人曰不受無以安吾弟澹死妻丘
能寡愛其子如已出先人曰是庶幾矣即以券還立
二產直皆餘萬緡昔孟軻省食羨形色千乘好名之
論夫始不以一截動其心多則變矣王介甫語蘇子
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人必知
此而後可以有爲矣蘇公笑曰較半年磨勘雖殺人
爲之也王公不能吝噫彼固公卿之簞食豆羹數若
夫二產之獲則匹夫之千乘已君非好名而能不取
豈非賢哉娶毛氏子楷木栝栲女嫁內舍生毛仁厚
曾建大幼未行孫宜老雙老大老冲老孫女二銘曰
始由信立一錢不欺終以義斷萬金不私豈無長林

何必高岡棟華連理伯季同藏嘉定十五年正月日

趙孺人墓誌銘

嘉定十四年九月丙午王夢龍葬其妻於臨海縣重
暉鄉石門真如山使來告曰婦貴夫所倚也夫富婦
所安也此固世俗與宗室爲婚者之常也趙氏家及
中外皆王公將相貴盛矣然我士人義不倚爲重而
又貧不能使之安方總髻已出遠京師且千里其室
處市儼而僧假其衣食斗儲而尺聚我試迭勝負無
慮數十每時睽歲隔彼兒字女育突然成長我未有
及知者然此亦士人妻之常也趙氏忘其爲貴宗室
女樂其爲貧士人妻見桑而求蠶行田而學稼巷婆
里嫂偶坐無作色疏翁扶姆却立無惰容葵糲瓠菹

枯羸僅足而名人勝士邂逅集語輒重觴黑俎殷勤
勸勞客驚喜留連不忍去也其規慮深密以力自致
必將成我爲士人家而今已矣余觀近世惟西橋宗
室女有賢行擇對多士人儒先生子弟有挈之太學
者能敬夫何止如賓諸生皆自以其家不及也夫麟
趾信厚公子也未見公女也君名汝議字履巽由父
池州而上爲濮國嫁王氏卒年三十九於是夢龍自
太常簿通判婺州二子毅洪三女長婿監嚴州比較
務趙崇陶君母王氏校書郎衙女寺簿姑也校書有
兩姓詩禮之澤故其甥皆以文字擅名於世寺簿幼
而英發池州獨竒愛謂似六哥故以君歸之卒用克
苦立王氏家余嘗謂智能兼南北之俗者必大其門

蓋收歛損約根本也疏達朗暢枝葉也合而成德家
道具焉銘曰 需險當前震笑居後載絜載釋靡登
靡亘曰夫奚悲意艱爾思曰子奚肯噫教之永嘉定
十五年六月日

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

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璿祖敏昭父敦化贈
太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監錄本坐敗教晝夜
讀數日晷已盡又論著其要衆咸駭異入太學時尚
睡秦檜故禁文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
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戶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
翰苗許自槩量民以為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
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遷國子錄勅令所刪定

官樞密院編修官為 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
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撫 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
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今願
出綱下遠甚柰何 上寔然遂極論踰數刻因以公
語詰責執政 孝宗尋內禪公即求補外與軍壘不
就通判江州慕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
州地迫蘇潤望輕為守未嘗得舉職俚俗謂此監司
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据正而行監司俛首
遜公所為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
提舉湖北辰州徭蒲闕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
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荆
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恟恐安撫使王蘭奉留公就

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
凡七十五日倭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
興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戶部爲湖廣總領總司先造
會子價益賤減省百纜直五十命曰短錢相承莫能
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卓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
以七十兌焉傾損無愧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
軍儲分遣官屬士卒逃死者木其隱占以正軍籍皆
昔所未有統制不悅過客多舛望然黨論方大起貶
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
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造李
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久耐實褒禮耆彥待
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

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帥李奕後帥皇甫
斌密受韓侂胄意謀先事擾虜縱亡命劫界外斌建
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先騎士浮
客無所仰耕又糴米隨邛州歲惡至攔米搜糴民食
頓竭由是七州民無強弱相扇爲盜縱橫入虜地復
歸自寇商販路絕泌漢近山之木皆盡而邛城鎮屯
田莊府東門處處殺掠城扉晝掩侂胄不知其情將
遂出師公謂侂胄復讎大義伐國重事也豈儲實邊
教而後戰古人成筭既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
蓋寨屋今日常文又不用乃倚群盜剽奪行之豈得
以敗亡爲戲乎既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
罷侂胄患之彌年不決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諭指

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戶部郎邊司農少卿
總領湖廣遂去襄陽斌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支
池何再敗方城而郭倬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
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
也度虜必至至則襄爲兵衝襄人汲於漢冬涸掬泥
而飲公陂北城爲地道溝江貯之三百尺莢藟藁桿
皆備綱舟被係千餘盡釋之既至鄂凡米悉運赴襄
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
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土兵効用成五關募守
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常獻救之者也及
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
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

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辭虜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或言虜已拆鳳樓寺趙太尉宅爲棧渡江矣武昌震懾公方待制寶謨閣副薛公宣撫即日置司北岸虜絕南河亟命上豪趙觀覆之中流人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及走而孝感屯兵亦夜斫賊營軍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經見侂冑言州無援師僞爲衝哭可憐者侂冑不知其詐也怒襄陽都統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涓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輒殺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以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侂冑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署舍浚溝洫中流晏然侂冑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

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奉興國宮
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
牙鄉鵬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
觀宣教即知益陽縣女曰縝嫁建康府戶部贍軍中
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郊祀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
頤彭澤薄異新漢陽簿覆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
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
蹊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
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
中浙東儒學持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
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
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公獨先見

李奔皇甫斌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陽獲全功又最著然無分銖之賞萬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挾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庸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愬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義勇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倍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既而公爲抑代遷奏罷之抑慙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今吳璠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昉爲讒因佐佑其說比罷副宣撫復令項安世按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讒人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說而已不讒

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罹二州祭
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珩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
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讒者往矣不讒者可以定矣古
人謂舜與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舜爲跖矣銘
曰 選悞逢魯儒之常患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
開闔孰知公賢千里獨行振袂無前蠢爾闕口覆波
若電開禧挑敵最爲先見輦粟萬倉卒全兩邦虜不
至江又公之庸凡可陳力奮無易劓零功碎績所存
歷歷汲綆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讒夫之浚或搜
連崗或汎長流霞友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鵬飛
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郭之西有隱君子陳君名燁字民表或問君以何稱
曰道衰教失士遁其常守而依於分域之外抗而爲
異行衆矣俛而爲常德鮮焉離其璞於文衆矣反其
華於質鮮焉若夫屢變有司之法益薄而知自厚又
加鮮焉况於群千萬人而進而求其一二之能止者
殆將絕矣君之所稱應是四目平生著書甚工然每
一篇就輒重篋累緘不欲以詞藻競於時也揣摩世
事甚精然對客語常深默不解惟恐以聰察矜於物
也譽之不如無毀也招之不如無麾也非其耕不食
非其織不衣非其好不與游而久也無懣懣愠忿生
於色無怨尤非怒加於人自余幼從君至老驗其所
行無不然者嘉定七年年八十八十月二十三日卒

世爲永嘉人曾祖粹祖仲遠父晟祖及父里人命曰
吳氏至君暮年始復正之夫人王氏先卒女嫁徐宗
之亦已卒三子孫男五孫女六九年正月葬于孝義
鄉吳平山初君戒其子曰昔人患進士浮靡議罷之
察孝廉雖不果然薦送必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近
也今走四方買姑姨借族姓以趨寬額可乎先王擇
司徒俊選使升之入太學既有聞其辨論皆屬司馬
於成德達材何速也今縻歲月捐父母棄室家以爭
優校可乎得喪命也若慎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
不太學後皆登進士第增臨海令埴豐城薄止善埴
安尉銘曰埴之友沈憫實卜其兆曰吳平一州地
脉所從分也葬此者子孫貴且蕃噫使其信然以君

之賢宜有後哉嘉定

六月 日

宋葛君墓誌銘

君姓葛氏名自得字資深曾祖及祖藻父天民由建
從合爲黃巖人世儒家蓄書千卷皆父祖手筆君兼
通數術喜爲方所處療十得八九以上二子孩孺迎
師數百餘里費盡出於醫及長自能問學則謝醫不
復行田園甚狹而以力治不少情人頗笑之君曰古
今言方寸地謂此心也吾得留遺子孫足矣何以多
爲因名其居曰留耕嘉定八年十月卒年六十七九
年八月某日葬留耕之後原娶劉氏子曰成大方大
壻曰項附實余師禹余夷甫周冕夫儒而匿於醫可
銘也醫不以富而以教可銘也或曰不富則無醫之

利雖教而未獲子之報奈何夫君知復於儒而已矣
報之求雖然克其道則可以報矣使遂獲之可銘矣
銘曰 留耕之間有仇其門留耕之墓有崇其墳人
心如馳易逝難留勿昧勿浮其水之休嘉定九年七月

毛夫人墓表

故朝奉郎知珍州毛檄妻孺人詹氏從其子為秦司
買馬幹官卒葬衢州江山縣南臺寺綠秀山是時吳
曦斷東道自王方平慮其國忘其家先其君後其親
以節聞天下他年自廬山來永嘉渚上請余為夫人
表于墓余曰史有狀壤有銘具矣復欲何所道且必
言子罵賊是自表也方平泣愬曰誠然吾待大罪於
母四本以故急升斗祿爾乃浮江縉湖上一綫之峽

遭狂賊僭亂震動倉猝留無計去無從是不擇便近
地危其親罪一也曦盜蜀無假南士不函東下益西
寄挈議使者坐縱口罵曦激士大夫心爲賊囚守雖
曦自斃蜀復定而母以憂憤終是不量官守高卑於
親何益罪二也曦死用乏方增賦佐諸費吾數語有
位治叛國當明逆順今籍陰通賊十數大家資數千
萬何不給而重斂疲民皆張目縮舌不敢應吾因大
怒題絕印紙不可納考功是不度事難易妄發母已
無益毛氏祭之祭由是闕焉罪三也既失仕耕廬山
追憶吾母暑風清冬日燠或牽軟車婦扶前孫挽後
山巔可休水澗可息今不及游矣到一蕢魁剝一豆
筴妻子皆得飽吾母不及享矣古人以代耕之祿不

及爲親恨吾以代祿之耕不及爲親悲罪四也夫忠不獲其上謗營於下孝不全其親罪積於身故揭書之使過而讀者無不彰也雨漬風裂石苟未漫而吾罪猶未已也所以戒天下爲人子者焉余謂君前事幸未至陷冒碎首雖然亦烈丈夫矣而其辭約其義隱如此是可表也

母杜氏墓誌

夫人姓杜氏父某祖某温州瑞安縣人也杜氏世爲縣吏外王父不願爲吏也去之居田間有耕漁之樂其後業衰而夫人生十餘年則能當其門戶勞辱之事矣孝敬仁善異於他女子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墮三世矣當此時夫人歸葉氏也夫人既

歸而歲大水飄沒數百里室廬什器皆盡自是連困
厄無常居隨餽輒迂凡迂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門無
行路或棟宇不完夫人居之未嘗變色曰此吾所以
從其夫也於是家君聚數童子以自給多不繼夫人
無生事可治然猶管理其微細者至乃拾滯麻遺紵
緝之僅成端匹人或笑夫人之如此夫人曰此吾職
也不可廢其所不得爲者命也窮君如是二十餘年
皆人耳目所未嘗見聞者至如國風所稱之婦人不
足道也親戚共勸夫人曰是不可忍矣何不改業由
他道衣食幸易致夫人曰然不可以羞吾舅姑之世
也夫人嘗戒適等曰吾無師以教汝也汝善爲之無
累我也又曰廢興成敗天也若義不能立徒以積困

之故受伶於人此人爲之繆耳汝勉之善不可失也
故雖其窮如此而猶得保爲士人之家者由夫人見
之之明而所守者篤也乾道八年夫人生之四十七
年也始得疾甚異上滿下虛每作驚眩輒死某等不
知所爲但相聚環旁泣耳夫人少定曰汝勿恐吾未
死也又曰吾疾非旦暮愈也而汝所謀以養者在千
里之外汝去矣徒守我亡益也間獨嘆曰吾雖忍死
無以見門戶之成立矣淳熙五年春夫人卧疾七年
矣一日忽自能行履洗面擗目既而無苦如平人者
親戚子姪交相慶而某亦偶得進士第以歸人皆謂
夫人及見某之有成而疾瘳其可以償疇昔之不一
而爲某喜者以爲昔苦致養而不足今庶幾可以祿

仕養也居六月疾復作不可救閏月二十三日竟卒
天乎痛哉是所以照臨諸孤之不孝而使之終無以
自贖者也某年某月某日家君以夫人之喪葬于某
縣某鄉某山子四人逮適過還幼養潘氏女一人許
嫁矣先葬某號泣而請于家君曰極天下之物以爲
養而不足以言報者人之親也極廢人之勤瘁以終
其身而不及於一日之樂以致其養者夫人之爲親
也夫人之德可以爲婦可以爲母而無其家業德不
克施天地不可愬夫人不得壽而抱來疾以死使幸
而有可以施其德之勢而卒不克遂也若此者皆某
之不孝且不肖也尚何言哉今啓殯屋以從幽兆則
萬事殯裂而終已於此矣惟夫人之志所嘗以訓飭

其孤而他日庶幾奉以不忝者猶有天下之名義而已以某之不孝酷罰不爲神物所祐則恐不能終喪而從夫人以死幸而免於死而氣力寡弱不足以服行遺訓又恐以終無自見於世也使其幸而免於死不死而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而可以乞銘於世之君子以誦其哀矣顧今未有述也家君曰然其以命汝用敢畧序始末始名於墓隅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水心去王文集卷之二十五

也。春春曰：然其必命也。伊如暑有秋，未後也。其墓則
而下，以子證於世之惑乎。必歸其辜矣。雖今未有也。
不與而入者之遺，誰能言。必自具其對矣。夫人之
計數，唯又恐必難辨。自具於世，亦動其辜。而後外子
而外，夫人必與幸而免矣。取而廢之，其節不與也。則
曰：必某之不幸，謂不為也。然亦時限，恐不謂也。其
其必而論曰：與其辜，必不為也。其辜，必不為也。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前集

行狀

章貢黎諒編集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

三司崇國趙公行狀

公姓趙氏諱不息字仁仲

太宗皇帝六世孫曾祖

宗暉判大宗正事嗣濮王濮之嗣王由王始追封懷

王謚曰榮穆祖南康郡王仲損追王于沂謚恭憲父

士圃爲集慶軍節度使公以宣和四年

天寧節賜

名授保義郎監獄朝在西京者一潭州者皆食其祿

次遷至從義郎中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當超兩秩

請以益其母封法止令人

高宗嘉之封曹氏咸寧

郡夫人易左宣義郎婺州金華縣丞初青城之難集

慶從焉公生七年祖母李夫人母齊國曹夫人更負
公逃兵間公嘗思慕涕泣曰不當滅賊見吾父耶聞
者壯而哀之十四歲喪李夫人執三年喪如成人禮
轉徙浙東閩之建上與其賢士游求書手自寫讀書
夜孳不去曹夫人問止公曰汝有官矣勤甚將自苦
公謝曰君父未報非敢志富貴也夫人以是奇公
故未及第前不仕州縣金華知縣儒不事公爲決其
邑事不使郡守以爲令過豪姓何汝翼挾持其縣前
後邑官莫敢較汝翼謂公可習慢也以事至則傲抗
無禮公械治之請於郡編置他州虜亮畔盟有聞公
逆遣吏別市軍須物人初疑之旣而上司果配買諸
縣獨金華得不擾通判永州永民輸米斛面殆過正

稅公誠言於守減其數湖南患役兵睥睨諸郡擇便
利去來輒易姓名應募有刺其眉以別之者卒傳相
怨而求守亦欲效之卒幾變矣公力止之得免始公
應奉赴集必侍齊國以行未嘗違溫清時靖州守貳
交効盛夏制獄數百人其親戚皆哭送就逮安撫使
命公治之公不敢辭遂與齊國俱至視其牘曰此守
侔不足尔平人無罪也躬撫囚視飲食之荷繫必避
日之東西不十日獄成被罪則數人重者杖而已靖
人德公與夫人繪其像事之謂公慈悲夫人勸善云
劉拱預政事舊知公欲用爲寺監丞公辭曰母老矣
家且貧所急者見次尔劉公歎息之得知開州開在
巴東窮陋處公罷橫欽去苛政以修學興孝勸之民

稍知義郡鹽井曰溫湯先是長吏必以所親吏監之
相爲利公罷不用民以寬省晉公費至之年代民秋
輸明年又代民夏租之半州以天申節銀絹抑配
於民甚苦之公始用庫錢除其配夔州歲寄糴和
糴軍糧使民中米易以鹽吏爲姦而鹽不可得公令
鬻鹽糴旁郡開人請公刻於石曰異時有復科者將
抱石以愬也在開三年民絕鬪毆夜不閉戶治唐常
處厚盛山十二景復其故諸司薦之以爲如古循吏
除夔州路轉運判官開人數千逼城門不得行公使
諭之曰今猶在本州惠利可及汝也人皆哭曰何若
只在我州開人至今思公夔州在蜀四路尤窮公既
奉使訪其所疾苦僚吏皆曰夔路銀兩估六千恭涪

忠萬夔最凋郡也今以銀絹上供則五州之困久矣
公以大寧鹽者夔路財貨之所出也吏不得人私販
鹵折且部使者以親舊捫官而佐以轉運司吏故利
不專於上而因緣侵刻公首斥去悉委大寧監而課
其最負未幾告羨鹽多無所泄公喜曰吾事就矣廼
出錢市羨鹽數十萬斤視恭涪以上米賤而鹽貴大
寧數倍使賣之得米三萬餘斛時湖北大饑以米至
荆南民歌舞于道易銀而歸遂代五郡上供銀一萬
五千七百兩絹一萬二千二百匹總緡錢十五萬餘
移成都路轉運判官西方饑甚公不俟裝行歲暮抵
瀘南瀘南多穀公曰使吾視事然後告糴則歲已改
而民餓死矣即日借瀘南五萬緡選迎吏留瀘州江

安南溪等爲糶既入境號其部曰米至矣閉糶者爭
自糶價幾減半永康軍都江堰者彭漢永康成都蜀
郡之田所資以溉也受水之郡孟春會灌口神李冰
祠下籠石蛇攔江爲臣堰吏盜備而堰不足以持水
之暴乾道壬辰夏秋大水堰壞下田漲上田涸歲之
所以饑也公徑趨永康築堰繩去歲弊吏坐之然後
分三策民業耕者田主借貸之遊手永作上戶糶米
賑之老幼疾患官爲粥飯養之雙流米氏各糶邑民
聚而發其廩公罪米氏籍其米黥盜米者十餘人他
富家饑民皆震恐不敢違虞丞相允文別田在二江
亦盡其藏以賑公號令憮惻嚴信州縣惟心奉承民
皆實被惠存活數百餘萬人乾道九年黎州青羗奴

兒結反知州宇文紹直遣推官黎商老禦之未戰潰
商老等死制置使急調兵千餘人戍沈黎屬公餉故
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公曰蜀餓未能自哺不
可擾也以自糴餘米發嘉眉邛蜀兵運人沈黎而益
部不知奴兒結者吐蕃小聚落也不滿數百以盜馬
爲業一日盜寶塞良馬十一疋鬻於官守將不與直
故叛黎推官既死制置使使權黎州王昉賂奴兒結
與之盟公不可曰若大族何使不聽卒盟之是歲召
使還公拜事三日吐蕃首首夢東畜列數千人越大
度河破漢源鎮入漢地二百七十里沈黎大驚成都
亦恐成都月一與府官兵將飲設于大慈寺是日公
月設如故其夜召部將郭虎臣張汝楫張師良雷震

以飛山軍強弩一千益以邛雅禁兵千餘夜赴沈黎
戒曰堅守城勿出擊文以便宜召宣撫司屯駐綿州
兵五百人戍邛州爲之接密檄諸蕃部與之約曰生
獲一吐蕃者賞十緡殺獲者賞二緡於是邛部川首
領崖棧會黎州土丁諸蕃部落大敗吐蕃於漢源以
夢東畜列之首來獻及滅其族自始寇至滅十六日
時熟戶蕃嘉州虛恨蠻亦來寇邊公曰此不足治也
取吐蕃首數十標堯上一夕悉遁去公始令黎州並
邊家出一丁免其租賦分戍諸堡後使者壞其法且
輕將大軍入蠻地皆陷矣言者妄指公賑濟時事坐
罷去蜀人泣送自成都至夔流道塞不可行尋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除成都路提刑以齊國辭不行除江

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權知大宗正事進朗州觀察使 高宗壽八十進昭慶軍承宣使皆知大宗正事使曰承受奏謂舊例用中貴人公曰有司不存乎承受何爲罷之有內營貴震中外他日請見公至再公辭以出矣不復見虜李侂元顏烈來聘公副中書舍人施師點館客虜賓從見館使使副故與之揖館使賓從見虜使虜使副不爲禮至是虜三節人見公公受其揖不疑玉津園宴射伴射者及虜使副射不中公一發連三中的上下權動虜益畏服時既罷宗室祠廟添差亦十存二三公三奏疏力請得稍寬始置自訟齋請賜書使宗室有過者讀焉奏修宮亭添弟子員又欲給其食

視太學校定法事未能盡從而宮學亦頗自立矣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十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莫歲大早一日進九劄子勸上求直言通下情上即施行之退而焚其檢布衣上書狂易抵罪公言太上皇帝不罪言者條奏數事曰此篇書之于御座之右上爲悚然興可之上既喜公言切詔通進司凡公實封文字其函進入公自爲小官有聞見或實封上或貽大臣書或面對及宴語汎論其乞四川復置宣撫司授唐以蘭陵公主園賞諫者請賞諫臺諫不當因言事遷他官請許其補外王抃不宜棟選諸路軍馬王友直不可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皆人所難疏藁百餘篇多者

至萬餘言或從或否而 上知其忠親信之宴禁中
前爲壽 上令公滿酌飲之醕謂 皇太子及嗣濮
王等曰此賢宗室也一日坐待漏院有給使數人白
同班曰英國公借打毬馬公正色曰 上唯一
太子太子唯一皇孫萬一馬驚失墜雖斬汝輩無益
也左右皆驚同班者遂不敢假常曰人患不知尔知
之不能行是無勇也故公晚節尤自著見賜第西百
官宅屋宇庠撲廳事甚盪出入無呵導人不識何官
或攝弊衣迎客客亦不知爲公也入蜀時乘一舟及
罷歸盡室五十口亦乘一舟至江陵市蜀物贄親舊
至潯陽官供帳一挂絲使吏持歸吏以重不肯公曰
吾未嘗判銷破狀也趣持歸平生所敬重者朱熹張

棊嘗請賜張公謚且乞用朱公云某與公相見晚不
前知其出處因謁公再三自始至末無一語爲無益
以是敬公今觀公行事是其合矣公淳熙十四年七
月三十日薨于位年六十七先告疾也請罷戶部不
候歲終先行比較指揮請無遣郎官往汀州行經界
法臨終口授具奏言旱災民困蜂蠆有毒狼子野心
蓋揮時事所急也初公自朝奉大夫授右監門衛大
將軍至是官承宣使封天水郡侯食邑戶至千二百
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封崇國公以是年十月二十三
日葬于臨安府餘杭縣同化鄉裏山宋宣之原娶鄭
氏太常少卿之女封永國夫人子男四人善臨朝奉
卽新權發遣池州軍州事善防承務郎特添差馬軍

行司主管檄宜文字善卞宣教郎兩浙西路提刑司
幹辦公事善詠忠訓郎新添差淮西安撫司準備將
領女一人適王一夔成忠郎新高郵軍兵馬監押孫
男八人汝談修職郎廣德軍軍李教授汝諧汝訃國
子進士汝請汝詒汝誄二人未名孫女六人長適進
士潘自牧餘未行曾孫一人崇豫公所著論語解一
編他文未次第永州時爲宋中興聖德頌刻諸崖
石楚蜀間傳之奉議郎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
藥狀

通直郎致仕總幹黃公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午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
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固有

大喪內禫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

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

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

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

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

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

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不且假其父之年

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

然是翁奮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踈宕不避就向背

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

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

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耒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

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觀音山天乎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哀迷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晡輒與子由同待事幾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視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柰何宰相聞之予若徃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今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

賴寵乎故自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
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視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
喜忠義然觀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願其
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
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舉朝皆弔哭
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
達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今子
由欲求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
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
者居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投童子書既冠入太
學文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蚤成後生
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其薦第有

名多君門下他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
取士尔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
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卧自若曰有是乎
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
爲儒他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
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持奏者有不
喜曰少戇矣猶真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
縣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辭監建康酒庫人謂君
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投明坐
爐下治之逾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
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
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君助爲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

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甲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費買丁田供粥藥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曰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夙而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已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進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適士人夫死久尚未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一日朝請卽試

太府卿淮東軍馬錢糧葉狀

宋故中散大夫提卒武夷山冲佑觀張公行狀

公姓張氏諱秀樗字延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孛

用忠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

刪定官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換工部皇子鎮

明州選為司馬上面諭曰卿輔魏王當如端明

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者徙知潮州潮沐韓文公

遺化俗矜厲自喜公倣古以便今用刑甚簡崇雅黜

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候迎累日不至公賦

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謂之提刑怒深文劾公公引詩

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竟罷起知南劔猶

坐前謾不行知沅州徭人屢入城邑閔通博買無忌

至濫惡抵負而睚眦離切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
公按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
視訖事各還剽奪衰止公言都巡防與棍相持取苦
請三歲一補官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
女媧尔且用板屋風漂雨澍非所謂設險也請甃磚
石備樓櫓以明永久又特起貢院數延後進爲言科
甲可喜而向於孝者滋多矣於是自總領以下皆薦
公宜留本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故人無在者力
詭外得光州自光西南行漸遠淮流而就岡阜其樹
林巖石幽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數里
一合水紺綠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声中琴
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土人以爲梅林沙窩存

着老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郡沙窩久矣決遷之
易守禦便諸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
利也請以城壁事付臣既而與商廷昌兩易濠州濠
人占地無頃畝之限爲後至冒耕不較也暨田成而
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左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
服以公斷爲法初公至郡謀報虜主祈太清宮且窺
邊州人大恐定遠縣逃奔幾盡公不爲動但遣承局
趣取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和州公之在光
濠朝旨建廣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置
教貯米如令軍校死必暮善弓馬事藝補之光有司
馬公祠薙草爲庭除歲時率官屬拜其下其能實事
不具文而名義兼舉多此類至和首開三河復胡昉

故跡划車羨藜火藥傳鏃右轅左尊嗅地望塵廢闕
遺隘之要無不預講然時論既將遠討而疑公爲平
世守邊者故秩公以冲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倦游
不復求仕凡續祿再三焉嘉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
日平旦盥洗索常食食既揚瞻炯然家人抃叫曰起
疾矣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中散大夫開
國未嘉縣男九月二十四日葬瑞鹿西岡夫人潘氏
封令人男五人曰燧通直郎福建舶司幹官先卒曰
喜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曰
炳從事郎歐寧縣丞曰燿迪功郎常州州學教授曰
燿承奉郎女二人其壻曰宣教郎新建德知縣潘檜
迪功郎泉州錄參葉春孫男曰坦將仕郎曰均曰垠

曰痛方以公致仕官之曰瑾曰挺曰圮登仕郎曰塤
曰堪曰圻曰塏曰垝曰坡曰增曰填曰块孫女嫁承
務郎木溶次許嫁將仕郎鮑岱次許嫁進士周保之
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十上事小大皆有
成畫深而不迂切而易從言州縣受納盤量常欲今
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取高比較彼安
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役不得免今
姑令見役保正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
矣又請內外官奏對湏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
已言者寧復言之期於必行而已此固知治體之論
也至言 陛下無恃江爲險必守准而後能守江修
城增戍所以守淮也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

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敢合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者也始忠簡拒秦丞相斥之晚翊孝宗終不肯取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連擠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恨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爲事二子既登第誨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卧起休沐不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動止有常節得言語之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謚議

故昭度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議曰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

配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為富貴沉溺而能退
遜以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
也公遭時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
居窮守獨之操甚於寒鄉窶士救民之疾苦如飢渴
行惠利之政如嗜慾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
不避也自為小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 上前
意質而辭詳其所不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
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
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
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謹按謚法善
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謚曰宣簡謹議

故贈右諫議大夫龔公謚節肅議

議曰陳璘鄧浩任伯雨及公皆官不應謚 天子特
賜之謚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伏節敢言之臣
所以示爲百僚法也竊因明詔考見當時之故蓋元
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既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
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
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慝
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
興由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路可謂壯哉夫君子之
所以貴乎天下者以其念治之心異於人也推念治
之心而遂之方讒人尚熾邪正未分如癰疽隱起於
其身不決潰之不止而或者乃以爲不可力爭以激
其勢斯患失而不知義者之論也世言公羈置化州

徒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
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謚法能
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謹議

黃端明謚簡肅議

治身之義事君之節二者君子之極行也於治身也
能謹其小於事君也能識其大而君子之行不遠矣
昔之治其身者或忽於言動之細微而曰我能爲其
大者而已及觀所以事君則又或不能爲其大而姑
欲累小善以自免焉此德之所以不立而人之所以
不成也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
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
言苟笑人以爲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

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
餘矣益謹敬不頽直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
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
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
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
相怒公公不爲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
事虜果以欽宗來訃出不遜語公獨請即發喪決
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賊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
匿公家人亦旦暮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
比虜退家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
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
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

也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
者以 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弑賊不討不
書葬 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暫寢
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 欽宗梓宮而不
問無以盡人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
論如此夫俊豪跌宕畧於繩檢之外者豈非其自
善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志大難
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懦無率先
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
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
狀又言公爲普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爲國
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芝草宰相率達官書佛經

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淡而又收死卹孤賤貧繼絕蓋公既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失乎介然之守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毫艾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爲謹議

李丞相綱謚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卽極論都城水灾斥爲盟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

與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
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暮丘以
防其再至皆為同列所排不果用也 高宗中興首
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
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傳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
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傳雩通問 二聖而無踵
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 祖
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多機要使稍得歲年之
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讎
恥因可報也不幸有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踈
外坎墮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
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

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
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
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
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
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
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
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
而謂公爲畧而踈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
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
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爲人望所屬者謂
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
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

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
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以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
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
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
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
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
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銘

毋自欺室銘

禮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大學之道自誠其意
始意者心之發也黃巖林氏兄弟以各其室余推行
其義而銘之銘曰有聞善之意而疑已以不明自

欺也有爲高之心而畏已以不能自欺也喜安於俗而不徇乎道自欺也未合於外而中莫之考自欺也其道甚大萬物咸取聖賢之功我則與有如操斧斤以入山林隨其所欲攘題棟楹蔚然千章披冒洞谷愛莫能致投斧太息言既出之行既實之久且不倦我則畢之鷄鳴必旦鶴鳴必雨其象則然孰敢余悔婦人之貞抱節空閨守妄求真匪誠惟欺咨爾第昆敬事一心無咎無譽上帝居歆

存齋銘

蔣少韓名其燕息之齋曰存請余銘未暇也又揭於弋陽之便坐乃銘曰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耶

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足倉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
必謹同之勿抑勿放勿趣有爲勿墮空寂是固無存
執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
上迫征求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佑

睦山堂銘

周茂良居睦源家旁一里山拱水揖自成面勢
望神洞白雲遠近顯敞作屋聚書草木修列余
名曰睦山堂用其所當問學者爲銘

地稱順悌之名居襲昆仍之久資仁以合其族濬文
以光其後爲堂之功始基而愈厚也學有本統昭然
垂憲未知之也後思研慮涉聞辨知而卒無益既知
之也博論廣類極治盡末而終不倦強其志不弱其

質明於義不疑於善聖言在前待進而驗成材在習
力熟則變黜徒悟之寡淺無單傳之夸羨故始終俱
有考窮達皆可願也有簡婉婉有竹雅雅睦山之下
尚啓來者

省齋銘

義烏姚猷可爲其友周憇求銘省齋凡五年始
克銘之

昔者曾子一日三省今子五載以省爲請子悟何晚
我言已遲相彼四体側焉必知既有念慮胡爲昏迷
苟非忠信奚以學爲雷霆洪鍾有待而發綿綿增陰
見此日月勿安陋習勿隨俚說區區利心毋自溺沒
專已忘人人道幾絕推已盡人已則多闕斧柯可用

毫釐可別咨爾周生念念勿越

師立齋銘

臨邛魏華甫自校書郎出守漢嘉於是生二十九年矣榜其齋曰師立而請爲銘

人之晞聖資蓋匪夷亦或僅有而患失時我材甚我年孔當捨彼雋轍鮮爲物降命以義知心非外假至於不踰夫孰禦者雖則云然有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曾參之忠端木之恕浩乎兩間何憂何懼既見其易復思其難一簣苟止無以爲山卓哉淵微大矣文獻式昭薶薶勿倦

陳德中老勤堂銘

老之將至夫子不知老之既至齋以伐齊血氣役身

萬世同過方壯雖剛將老輕情懷我良朋天與至淳
未壯已修既老能勤勤於好學傷若不足往監歷歷
可慕可愕勤於爲善澹乎有餘外利紛紛愈遠愈踈
如玉比德本性不易琢成圭璧義理孔獲其堂始新
草木華滋匪老爾佚惟勤爾思

松阡雙蓮銘

物之並榮示羨於同懿哉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壺
其飲同盃其衣復單旒旒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
一本同生疎戚曷計有蔚松阡函苒聯祥一二未已
十百相將水有滿虛蓮有落開求同弗乖祉福大來

鐘銘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含生

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青詞

代宋彥遠青詞

上穹垂鑒厥有明威下人何知獨私恩造雖積罪以致禍猶積哀而自新伏念臣少頗精修老益祗畏敢爲獨行庶幾引年頗迫初寒加之衝冒病侵臂膝不利訕伸悼沉痺之苛留豈衰殘而逢此顧虞陰譴有暴天行從仕乖政刑之中治心失喜怒之節况方勤於朴斲曾罔筮於日時有一於茲足戕和氣恭以中天之運總制萬靈樞極之功慈救群品是憑方士修設真儀冀俯應於微誠盡蠲除於宿負惟衆星之南極照耀爲祥及太陽之北旋輝攘何害誓堅晚節以

荅鴻私

同前

請命獲全已忝生前之安泰負心未報謂逃死後之
愆尤敢再罄於微衷以不辜於往願伏念臣先臣某
及中年而抱疾幾與死以爲鄰救療已窮祈求無術
賴上蒼之降鑒活餘年於將顛自知延瞬息之微生
何以荅鴻龐之厚施而氣力索於自累日月廢於因
循未吐悃誠已分存沒重哀既往之魂更負忘恩之
責皆不孝之所招爲無窮之大禍過如可贖何私烹
冒之心罪或許移願致遺孤之罰

同前

覺深喪考莫伸冤痛之情事往呼天徒負遲留之恨

收哭踊以自邇端忱誠而上通伏念臣叨切秉彝履
燾嚴訓稟粗供其子職庶少款於天年夫何朝露之
先忽作黃泉之隔昊穹降罰由孝行之虧遠厚地難
容頽形骸之隕墜神靈何往追慕疇依又念當痛革
之餘無以見心祈之切恭陳醮謝具準科文排歷九
閔艱難萬死推此內哀之瀆敢干清禁之嚴庶幾昭
格以不遺悲傷而救賜則哀矜之慈無施於亡考而
几筵之奉期冀於生時

代子設醮青詞

身嬰降割已無可贖之愆教許追亡尚有自投之路
伏念臣母令人高氏蚤懷微志備受多艱經營甚勞
細大可考豈不酬償於晚節胡爲殞落於中年遺骨

空存先灵何往恍尋求而莫見冀彷彿以能通儻舊
宇安棲乞長爲孤露之託如煩寃上許曲垂矜度之
私俾獲依憑奚間存沒臣等精蘄有限哀意無窮

大祥設醮青詞

母亡子在徒想音容祝孝峻慈豈迷影響伏念臣妣
令人高氏不登中壽輕捨幼孤速甚須臾宛已二年
之隔索於罔象曾無一日之還敢上覬於超升乞下
招其離散獲留家宇長奉昏晨詔許降衷便肉既枯
之骨思垂復性益歆未泯之惠

謝恩青詞

失母之酷不知所求籲天之哀自期必獲伏念臣妣
令人高氏幻身雖謝灵識故存素深兒子之慈豈無

感格疑有鬼神之祟致限幽冥幸賜大恩俾通宿命
乘化橋而來下指故室以言歸悲淚交橫何啻再三
之覩烝嘗罔替豈勝如在之情

疏文

代子水陸疏文

親慈永已奚比於人歲行不居重逢是日先妣令人
高氏本能卓觀夙謝塵緣雖將蓋以無餘未曾悵恣
宜一真之常照豈限去來而某等慕往徒深現前何
有慈陳梵設虔扣覺乘肅延衆天普施群品彌滿覆
載函蓋古今使妣高氏快樂逍遙莫非淨土哀憐擁
護不離當家作母子之正依無死生之異路某等不
勝摧踴顛越之至

修海神廟疏文

衛公精爽可畏范侯寔寤寐猶通德蔭所專威靈甚廣
積有傾扶之陋未加修奉之虔百賈會同衆心齊勸
突兀山林之上丹漆既新宴安江海之間風波不聳

建卧龍潭疏文

距城一舍有龍二潭千年顯靈四邑通禱隨請輒應
多稼常豐今將肇築新祠然且不勝重費尺椽片瓦
雖知舉事之難粒米兼金盡報已施之澤佇成大厦
永庇樂郊

修路疏

出門無礙方是通衢
脚不牢未為坦道
難免顛隕之患
欲向這裏

實

做些方便湏是馱家發大慈悲捐廩傾囊眼界中裝
見生功德般沙運石脚根下作穩實工夫指日而成
長劫不壞南來北往何憂帶水拖泥朝去暮來不到
撞頭撞腦

修甘泉井

定裏有聞古禪之迹尚在邑前不改西山之味尤甘
一勺匪多萬家俱汲豈以冽寒之食忽貽救陋之羞
衆力所趨堯工肅戒既平無咎勿慕大成

新州謁先聖文

重其任而輕其道專其學而雜其施此為政者所以
謬於古而違於今也某知難而已力則不逮然不敢
不勉

祭諸廟文

政刑予奪雖曰吏治灾祥豐歉豈伊人為思盡此心
庶幾昭答

祈晴文

始部使者下屬郡祈晴而靳自十三日大雨之後膏
潤相接穀之未刈者始欲芽美將以十九日有謁祠
下執事宿戒陰雲忽開象緯清明原隰酣麗曝曬黍
穗緊平金鐘困倉不空歲事良畢夫敏於赴急者神
之德怨於失時者民之情待請而從人道所尚先禱
而應吏懼不堪益求其衷以稱嘉貺

祈雪文

淳紹之交大雪爛漫平地累尺而人以過寒為患今

冬溫暖已甚楮有不穿之裘攤臘將至而近郊未見
白焉民又以疫厲告矣揆血氣之和以求時令之正
此神之休而吏之責也翕合凍凝飄舞積聚在瞬息
之間爾敢再拜以斬

謝雪文

當庚寅之上謁絜晴光其朝晰步堂皇以曩瞻漸重
雲之晡起霰已下兮還止陰已交而似霽越庚寅之
三日續終日而並萃高差莪兮特映遠蒼茫兮平施
抽寒日疾之閔鑰洗麥苗之昏穢徧國人而相語何
朐蠻兮斯異事有時而適合物或疑於偶值惟應節
而不濫尤神靈之可貴念欲報之靡足焉以詞而來既

總司祭先聖文

古今之官不同而所謂總領軍馬錢糧者其事任固亦非今之所當忽也使某萬一不至於不勝其任是亦先聖之所以教矣

諸廟文

某被使在食寄地丹陽惟神默相此邦敢不敬告

祠山禱雨文

三日爲霖旱氣始消前日雖雨曾不崇朝未插之秧十尚三四頽然塊中挿者行死湫潭十餘駢迎疊拜紛紜一春其力甚憊凡此諸龍豈無威神暫雨輒止莫知其因位尊責重惟王是扣大足大通非王孰有田一以盈苗蔚以清河滿奮痕船高棗輕我昔建康王答如響今將誰依顧我勿爽

祠山謝雨文

廼五月乙酉雨晝夜不止百泉交趨千壑並至或耘
其前歌長以謠或播其後笑而忘號誓牲挈壺敬謝
明德伊苗有稗誰稼之穡

送龍水還潭文

比者乞水歸自潭下澤未隨應衆竊逢之廼初七之
夕大雨驟至始於西方吹臺有失霧氣翁鬱既而大
羅諸山陰雲四合兼晝累夜霏爲巨露積爲重霖秋
成在望一郡同喜神功不宰妙化難名而合境士民
私憂過計方欲推龍功之所致驗雨職之所專保佑
此方求求依怙惟龍不倦特施顯發威靈自今以往
有旱必告邦人當竭其力事龍無怠龍其鑒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